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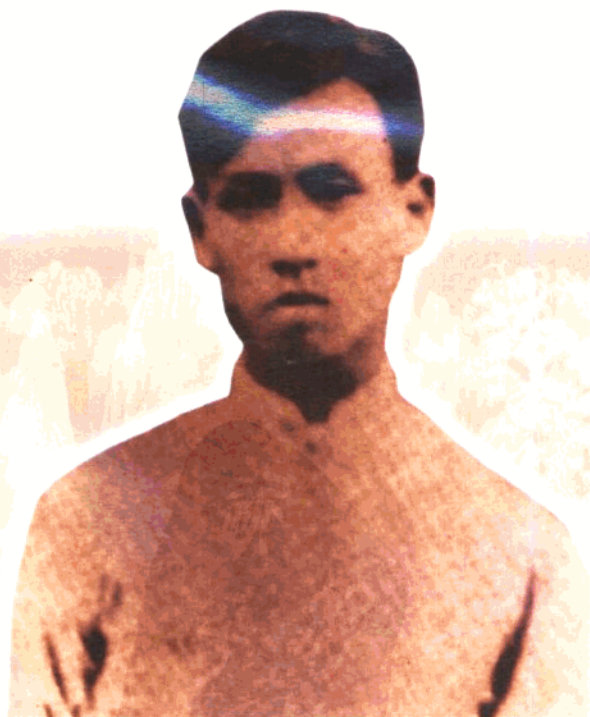
刘 少 奇 的 故 事 之 一

全八册

刘 少 奇 的 故 事

● 翟唯佳 著

之一

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刘少奇的故事

(之一)

翟唯佳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1997年·北京

主 编 寄 语

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,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。他波澜壮阔、曲折跌宕的一生,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挫折与辉煌息息相关。

刘少奇出生于1898年,那时的中国,真可谓外忧内患,国无宁日。一方面,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,不论大小强弱,都敢来欺侮中国。它们强占中国的土地,掠夺中国的财富,甚至残杀中国人民。另一方面,中国国内的反动统治阶级,媚外压内,为虎作伥,而且分别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,彼此争斗,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。面对着如此深重的灾难,中华儿女们为了国家民族的复兴,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。当刘少奇走出家乡,感受到了国家和民族的不幸之后,便毅然决然地加入到了斗争行列之中。

沧海横流,方显出英雄本色。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,刘少奇成长为全党公认的卓越领袖,不论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,还是在白色恐怖严重的地下战线,他都以超群的智慧和领导才能,带领大家克服困难,取得了

11/07/25

一次又一次的胜利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，刘少奇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中央军委副主席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、国防委员会主席等职，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。

这套小书讲述了刘少奇革命生涯各个阶段的一些生动事迹。虽然相对于刘少奇丰富的革命经历来说，只是沧海一粟，但我们相信，读者从中一定可以感受到刘少奇伟大人格的力量，看到一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采。

一九九七年五月

目 录

耕读之家的伢子.....	1
入塾读书.....	9
“刘九书柜”	17
走出炭子冲	25
在五四运动中	34
在十月革命的故乡	42
受任清水塘	50
投身工运	58
革命伢伢	68

耕 读 之 家 的 伢 子

在神州大地辽阔版图的南部，有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。这里群峦叠翠，碧水蜿蜒，在青山绿水中，镶嵌着一个个色彩斑斓的小块盆地。它就是被人们称为鱼米之乡的湖南省。

湖南，简称湘，自古有“芙蓉之国”的美称。它位于长江中游，洞庭湖以南，境内湘、资、沅、澧四水流注洞庭湖，再汇入长江，亟富灌溉与航运之利。这方肥沃的土地上，不但盛产稻米、小麦、棉花、茶叶，而且蕴藏着金、锑、锰、铅、锌、钨和金刚石等丰富矿产，湘女那巧夺天工的手工艺珍品——湘绣，更令世人拍案叫绝。

物华天宝，地灵人杰！这块丰饶的土地，不仅铸造了心灵手巧的人民，而且哺育出了许多中华民族的杰出英才。远的不说，仅就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湖南，便涌现出了魏源、谭嗣同、唐才常、陈天华和黄兴等一大批立志济世救国的进步思想家和革命家，使得“芙蓉之国”这方古老的土地，得改良与革命风气之先！

清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十月十一日(公元1898年11月24日),即湘籍改良派人士谭嗣同高吟着“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”的悲壮诗句,在北京英勇就义的五十多天后,在离这位“戊戌变法”烈士家乡浏阳不远的宁乡县花明楼的炭子冲,一个婴儿呱呱坠地。他,就是日后成为中国工人运动领袖、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。

从湖南省首府长沙向西南方向大约走七八十里,便进入了望城、湘潭和宁乡三县交界的一片肥沃的丘陵地带,刘少奇的诞生地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,就位于这片丘陵的中心。炭子冲是一个介于盆地和山沟之间大约有两里长的小山冲,从冲尾到冲口象喇叭一样朝北张开着,冲口外阡陌纵横,田园一片。

炭子冲的两侧,山丘绵延起伏,层峦环拱,堆青叠翠,林木繁茂。大自然的慷慨,雨露滋润,使得这个小山冲里密密地长满了松树、杉树和各种杂木树,在树林的底层,又生长着荆棘等低矮灌木。据说,几百年前,当地经常有人进山伐木烧炭,并靠此营生,养家糊口,久而久之,炭子冲便因此而得名。

在炭子冲东侧的山坡下,座落着刘家老屋。这是一座当地庄户人家的典型农舍,十来间土墙瓦顶的房舍,曲折围接成几个小巧的天井。从槽门过小坪,升阶而入,由中至右,依次便是正堂、正房、卧室、饭厅、烤火间、猪牛栏等。屋门前有一个不大的池塘。池塘的北面,

宽厚的塘基上，十多棵一抱粗的枫树并排而立，成为冬天阻挡西北风的屏障。每到春夏，这一排大树枝繁叶茂，把刘家老屋装点得郁郁葱葱。

1894年11月24日，当刘少奇在这座老屋中降生时，他的父亲刘寿生和母亲鲁氏都已届中年。中年得子，这对于崇尚多子多福的传统农家来说，那发自内心的喜悦，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。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，在这个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中，十分重视劳动力的繁衍。同时，中国又是一个宗法观念极浓的封建社会，从圣人那里开始便主张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把生儿子、续香火看作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大目标。因此，刘寿生认定：小儿子的出世，是他的“福气”！因为，在此之前，他已经生育了三个儿子、两个女儿，加上小儿子的降临人世，刘寿生一门可以称得上“人丁兴旺”！于是，按照刘氏家族规定的谱系，刘寿生将小儿子起名绍选，字渭璜。因为他在叔伯兄弟九人中排行最后，因而又被家里人称为“九满”或“九伢子”。“刘少奇”的大名，是他在参加革命之后才起用的。

根据刘家的族谱记载，刘寿生家的祖籍并非湖南，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江西吉水。远在明朝中叶，刘家先人刘时显的儿子刘宝做了湖南益阳的知县，刘明显夫妇也随为官的儿子来到湖南，定居于宁乡城南茅田滩。后来，刘宝的儿子刘邦益的后代又迁居于炭子冲，在这块山青水秀的地方长期居住下来，躬耕生息。

从族谱中所记载的内容来看，迁居宁乡后的刘家，虽然算不上是显宦大户，却也是家道殷实的富足人家。先辈们辛勤耕作，发奋读书，恪守着“耕读”的祖传家训，在当地颇有些声望。清朝康熙年间，曾任宁乡县知事，后来当了朝廷都察院御史的陈嘉猷，为《宁乡南塘刘氏初修族谱》作序时，就对刘家的风范大加褒扬：“南塘刘氏族虽不甚显，而族之人士俱极老成持重、耕读传家，汉书所谓孝弟力田、管子所谓秀民足赖者庶几近之，吾有以知其族之必大且昌也。”这位封建社会的官吏到底还是有几分眼力，以“耕读传家”的这户普通农户，在第十三代上，真的出了刘少奇这位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。

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再洲，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农民。他在炭子冲支撑门户时，祖上并没有留下多少田产。于是，刘再洲就近租种了一片田地。他带着一家人省吃俭用，精耕细作，除了种植粮食外，还种烟叶等经济作物。苦心经营的结果，使得刘家逐步殷实起来。

到了刘少奇的祖父刘得云当家之后，继承了父亲的传统，辛勤耕作，发展家业，使得刘家在炭子冲的田产逐渐增加到六十亩，并将原来的三间旧茅屋改建成七间新房。刘得云虽然书读得不多，但勤恳朴实，乐于助人，很得当地人的敬重。每逢荒年紧月、青黄不接时，他总是乐善好施，将自家余粮拿出来，周济附近的贫苦人家。

刘得云共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刘秉林，小儿子刘寿生，即刘少奇的父亲。刘寿生不仅种田是把好手，人也比较开明，是刘家几代人中受教育最多的。刘寿生从父亲那里承袭了勤恳朴实、乐于助人的家风，他能写会算、办事公道，深得乡间邻里的尊重。与父辈不同的是，刘寿生并不热心于积攒钱财、购置田产、扩建房屋，而是把财力放在了对子女的教育上。他的四个儿子中，老大刘墨卿和老二刘云庭都读了三至四年私塾。由于孩子多，弟弟妹妹们一个接着一个，哥俩不得不中断学业，较早地担负起了家庭劳动的担子。老三刘作衡读了六年私塾，在父亲的督责下，锻炼得写算俱全。刘寿生去世后，十九岁的刘作衡便成了全家的总管，安排农耕，筹划经济。

对于九伢子，开明通达的父亲更是充满了慈爱 and 希望，他着意要让小儿子多读几年书。刘寿生病重去世前，曾对几个年长的儿子交代，要让九伢子多读几年书，将来可以做一个济世救人的中医医师。在十九世纪末叶的旧中国，刘寿生虽然接受的是比较落后的封建教育，但他自己却有着的一套耕读兼备的教育方法。一方面，刘寿生不惜钱财，将自己的儿子们送入私塾读书，习读“圣人之道”，懂得“子曰诗云”，学会赋诗作文打算盘；另一方面，则严格要求他们参加田间劳动，掌握耕作、治家的全套本领。刘少奇几乎是从懂事起，便随着哥哥姐姐在父亲的带领下参加力所能及的田间劳动，

体会到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甘甜。

除了父亲之外，对刘少奇少年时代影响最深的，要数他的母亲鲁氏。刘少奇的母亲鲁氏，出生在离炭子冲仅数里之隔的顾庐塘一户农家。外祖父鲁桂和，也算顾庐塘一户富裕人家，拥有田产三十亩，另租种别人的二十亩田地。他育有四子三女，刘少奇的母亲，是鲁桂和最小的女儿。鲁氏虽然没有读过书，却长得聪明伶俐，而且身体强壮，十分能干。自打嫁到刘家之后，便挑起了料理家庭的重担，里里外外不论粗活细活，她都是行家里手。因此，鲁氏来到刘家的几十年中，一直是刘寿生的“内掌柜”、整个家庭的主心骨。刘寿生在世时，鲁氏作为家庭主妇，将儿、媳、孙在内的十多口人的日常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，而且能够主动协助丈夫，分担一些农田管理、雇请帮工和子女教育等事项。刘寿生过世后，鲁氏坚强地挑起了这个大家庭的重担。她含辛茹苦、克勤克俭，依靠着几个逐渐成年的儿子，沿着生活的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。几年后，刘家在炭子冲的田产家业不但没有凋零，反而渐渐地振兴起来。母亲的勤劳、坚毅和任劳任怨，在刘少奇幼年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

生长在这样一个勤劳、节俭、慈爱且家规严格的中国传统农民家庭中，刘少奇受到了慈爱亲情、严厉家规和躬耕劳作的多重熏陶。

少儿时的刘少奇，虽然身子骨长得比较瘦弱，却十

分聪明、文静，又是家中的满崽（湖南土语，即家庭中最小的儿子），因而，常常受到父母亲和哥哥、姐姐的钟爱。有时候，为了照顾“九满”的身体，母亲特意为他蒸一碗腊肉，或煎上一个荷包鸡蛋。对于这份自己单独享受的可口饭菜，他总是要和母亲、哥哥姐姐们分享。孩提时的刘少奇虽然受到宠爱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娇惯。从五六岁开始，他就跟着哥哥们到田边山脚去看牛、割草，跟着姐姐到山上去拾柴、摘野菜，或者帮助父亲和母亲到稻田菜园子里除草捉虫。年岁稍长，九伢子便和其他邻家孩子一样参加各种劳动。门前屋后，炭子冲的岭上岭下，到处都留下了“九满”孩提时欢蹦跳跃的足迹。

庄户人家，每到农忙季节，常常是全家总动员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与老天爷争农时。到了这节骨眼上，全家壮劳力一概下田耕作，妇女们便在家中烧火做饭，照料吃喝。水稻插秧季节，父亲和哥哥们都下田去了，全家年龄最小的九伢子也闲不住，跑到田间去端茶水、送汤粥，十分活跃。禾苗长起来了时，到水田里去薅草，这是刘少奇能够做而且是做得最多的一种农活。6月的天气里，长时间的站在没膝的水田中躬腰薅草，这是需要体力和毅力的。每逢这种时刻，刘少奇总是和他的哥哥们站成一排，伸出稚嫩的手，并肩向前。汗水从眉梢间往下淌，禾叶、野草划得皮肤又红又痒。正是在这种平凡而又艰辛的劳作中，刘少奇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。

私塾启蒙教材《三字经》中曾经说过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性相近，习相远。”这其中的道理虽不尽然，但却承认家庭、社会环境对少年童稚心理、习性的影响。刘少奇出生于这样一个以“耕读传家”的农民家庭中，父亲的爽直、忠厚、知书达理而又躬亲劳动；母亲的坚毅、干练、任劳任怨又有条不紊；哥哥姐姐们的勤勉努力，这些勤劳、节俭、忠厚、豁达的家风，潜移默化、耳濡目染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入塾读书

1906年，九伢子已经八岁了，思想开通的父亲刘寿生，将他送到离炭子冲三里远的柘木冲一家私塾里读书。

二十世纪初的中国，教育制度十分落后。九伢子被送去读书的学堂，并不是现代人们所看到的那种正规学校，而是一种私人开办的学堂——私塾。这种私塾，在广大的乡村中，尤其在一些交通闭塞的山区，是教人读书识字的主要方式。而那种现代意义上的学校，仅在一些大城市才有，且学费高昂。这种中国传统式的“学堂”，一般都利用祠堂、庙宇或私人房屋作为校舍。私塾仅设一位教师，称为先生。这种“学堂”里，根本谈不上使用科学的文化教材，基本上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精典性论著或作品为教材，而作为学生初入学的启蒙教材，则千篇一律地使用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。

九伢子童年时代的启蒙教育，便是在这样的私塾中开始的。

柘木冲与炭子冲两个屋场遥遥相对，中间隔着一大块水稻田和一条小河沟，约摸有半个钟点的路程，这对于经常参加农活和善于奔跑、嬉戏的九伢子来说，根本算不得什么问题。

在柘木冲私塾中教书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，叫朱赞庭。朱老先生不仅饱读诗书，而且人品端正，很受邻里乡间人们的尊重，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朱五阿公。

当时，朱老先生的家境也不富裕，全家的生活主要还是靠农田的收获，而教书得到的微薄收入，仅能补贴一点家用。他的四个儿子，读的书也不多。来到朱五阿公私塾中读书的，大都是附近的一些家境一般的农家子弟，总共有三十来人。

在朱五阿公收授的这一群农家子弟中，初来乍到的刘少奇显得沉静文弱。他头戴小帽，身着马褂长袍，脑后一根长辫子梳理得一丝不乱。这一身打扮，虽然与九伢子那童稚的脸庞和神情不太协调，倒也显得朴素、大方、整洁。在那不起眼的小书箱里，工工整整地放着课本、笔墨纸砚。书箱中还有几样小巧的工具：凿子、剪子、小刀和小锤子。每逢课外或者做完功课，九伢子总爱默默的搞上一点小制作，用树根雕刻一个陀罗，或者用剪刀剪出一只飞鸟。这些小小的手工艺品，虽然形象不是那么逼真、手工不是那么精湛，但它毕竟体现了一个充满稚气的少年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企盼。除了

这些手工制作以外，九伢子最大的爱好是与小伙伴们玩上几盘铜钱棋。

俗话说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。这句话对于求学中的学子来说，再贴切不过了。在柘木冲朱五阿公的私塾学堂里，九伢子以其品学兼优，最得朱老先生的喜爱。

柘木冲的私塾，就设在朱赞庭的家里。朱老先生的房前屋后栽了许多果树。一到夏末秋初，树上的累累果实进入了成熟期，红盈盈的石榴、黄澄澄的梨子垂满枝头，逗引得孩子们馋涎欲滴，手心发痒。一些把持不住的顽皮“崽”们，便乘老先生看不住时，偷摘果实。调皮学生“崽”们的恶作剧，常常惹得老先生发脾气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朱老先生发现：在所有学生中，九伢子的自我克制能力最强，从来不参与调皮学生的恶作剧。于是，待果实成熟后，朱赞庭特地摘了两个火红火红的大石榴，奖给了遵守纪律的刘家九伢子。

九伢子十分恭敬地从老先生手中接过石榴，他手捧红艳艳的果子回到了教室中，用自己的小刀将石榴切成了一瓣一瓣的，然后分给周围的小伙伴们。一时间，伙伴们高兴得叽叽喳喳，愉快地分享着九伢子的奖品。

这一举动，使得在一旁观望的朱老先生大为感慨。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，十分注重对学生的操行培养，主张“仁义礼智信，温良恭俭让”，希望学生们都成为谦谦

君子。朱老先生因势利导，从九伢子分石榴讲到孔融让梨，语重心长地启发学生们，要树立做人的美德，要有关心他人的品格。朱赞庭的这种随机教育，入情入理，深深地打动了私塾学堂中的孩子们，也在九伢子那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刻的烙印。几十年之后，已经成为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，曾经十分深情地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我永远忘不了这位教我识字，教我做人的启蒙老师。”

一年后，九伢子转到了离炭子冲不远的罗家塘私塾继续念书。罗家塘私塾的先生也姓朱，叫朱熙庭，是刘少奇父亲刘寿山的朋友。朱熙庭是个十足的书呆子，整天“之乎者也”，却不善持家。而在当家理财方面，刘寿生却是行家里手。于是，朱刘两家互相帮助，取长补短。刘寿生经常出入朱家，为朱熙庭谋划家政；而朱熙庭则接受刘家九伢子到自己的私塾中学习。

到罗家塘私塾学习不久，九伢子便以刻苦的学习精神和优良的成绩为先生和同窗们称道。

在旧中国的私塾里，先生们灌输的学习内容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模式。一般来说，作为学生发蒙的第一步，照例是先学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，然后，接着学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和《诗经》等。这些时代久远、内容艰涩的“古董”课程，对于八九岁的蒙童来说，是很难被理解和接受的。而且，私塾先生的教学方法也十分简单，一律是读、抄、背、默。读，就是由先生带着朗读；抄，就是将读过的课文，照葫芦画瓢地用毛笔工工整整地书写下